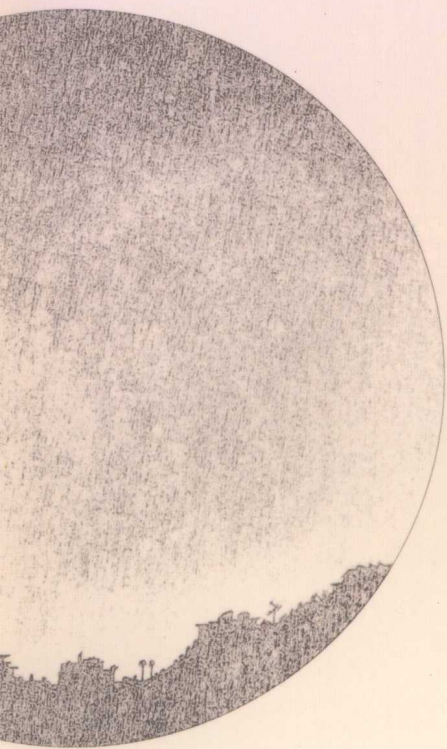


幸福打头上

幸福打在头上
XINGFU DAZAI TOUSHANG
王棵 著



幸福打在头上

王 棵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打在头上/王棵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33-2138-2

I. 幸…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0491 号

书 名: 幸福打在头上

作 者: 王 棵

责任编辑: 王大亮

封面设计: 张子建

责任校对: 毛 江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1.375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38-2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1

有几天，李午总是愁眉不展。说来叫人愤懑，老婆孩子快要来队了，可他怎么都找不到安顿他们的房子。为了房子他已经跑了三趟营房科，但不管他态度如何恭顺，用语何等恳切，营房科从科长到助理都异口同声地对他说，对他这个迫在眉睫的困难，他们深表同情，也深感无奈。管房子的人说出对房子无可奈何的话，怎么都说不通。可房子在他们手心里攥着，他不给你住，你又能把他怎样？现在李午该怎么办？陆梅芊和孩子乘坐的火车周三上午9点就要抵达这座城市，房子看情形是绝对不可能有了，总不能叫一个“军功章有她一半”的军嫂抱着个两岁不到的孩子露宿街头吧。

星期三早上起床后，李午在宿舍里不停地冲雷米多发牢骚，一句话里带两个“操”字。雷米多了解李午，如果不是对他有所期待，这小子通常说两句过过嘴瘾就行了，断不会一大清早的对他絮叨个没完没了。说到底被逼到死胡同的李午把主意打到雷米多头上了。谁叫雷米多曾信誓旦旦地跟他说，万一哪天你老婆来队找不到住处，我就主动把自己扫地出门呢。雷米多是个识趣的人，再说关键时候挪挪窝给别人行个方便，也是积德的事。他主动对李午说，别再“操”了，留点劲晚上使吧。这样吧，我到别处去住。

这样不大好的，多不好意思。李午装蒜。

雷米多开始卷自己的铺盖，心里想，假什么假呀，跟谁玩虚的不行？偏跟我玩。他总觉得李午这家伙不那么实在，常常来一些毫无意义的客套。将被子、床单、枕头、棉垫囫圇裹成一团，他又停了一下，把那囫圇的一团重新打开，抽出底下的棉垫，扔给李午，说，这两个垫子留给你们用。

你到哪里去睡？李午到底还是过意不去。

办公室。雷米多说，咱们办公室那张沙发不是可以打开当床用嘛。帮个忙，你抬床那头，我抬这头。

将雷米多的单人床和李午的单人床合并同类项，铺上垫子，再找两条军用床单交错蒙于其上，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张富有军队特色的双人床了。

雷米多抱着被褥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到李午正对着那张古怪的双人床发愣。在 2000 年春末夏初的这个清晨，他对李午这种两地分居的已婚干部满心怜悯。

雷米多和李午的关系不错，原因在于，他们同是宣传科的干事，又有一些相同的背景：第一，同是浙江人；第二，毕业于同一所军校，只不过李午早雷米多一届；第三，都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年后才被选拔到机关的。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单身”——李午是结了婚的，因家属还够不上随军条件，至今远在浙江，导致了他形式上的单身，用李午的话说，他是业余单身；雷米多则是专业单身了。

这个旅级机关是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的，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如果无需加班，两个无聊的单身汉就会一起去操场打打篮球、跑跑步，买两瓶啤酒到宿舍里口对口地吹一吹，或者去街上行人密集的地方溜达溜达，如此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所谓的铁哥们儿。关系铁归铁，并不代表雷米多有多喜欢李午。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雷米多还挺反感李午的。他比较反感的一点是，这家伙有时讲话特别糙。比方说，有时李午为了向大家证明两地分居这种婚姻多么恶劣，会说：结婚两年多了，我跟老婆搞过几次？20 次都不到！什么叫郁闷？这就叫郁闷。

这家伙还喜欢在某个寂寞的星期六、星期天邀请雷米多到街边某个商场的台阶上去坐一坐，瞪着马路上走过的女性，发表一些惊心动魄的见解，譬如他会信心百倍地告诉雷米多前面擦肩而过的两个女孩哪个是处女哪个不是。有时候雷米多会认为长期的两地分居生活使李午同志的心理发生了一点小故障。他衷心祈盼老天保佑李午，让他和

老婆赶紧凑到一起。真的，雷米多很担心这家伙哪天会出问题。他不知道自己这么揣度李午是否正确，总而言之，李午的状况多多少少影响了雷米多的婚恋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雷米多常会下意识地把李午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就在上个月，他刚过完 29 岁生日，尽管与李午同龄，但他的感情生活莫名其妙地几近空白。透过李午这面镜子，雷米多对所谓的恋爱与婚姻只能雾里看花。

中午在饭堂吃完饭，雷米多习惯性地往宿舍方向走，走到单身军官宿舍楼底下，才想到宿舍已经成为临时的“来队家属接待站”了，就转身往办公楼方向走，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心想，不如去看看李午的老婆孩子吧。忽又想到，他们大概还没有吃饭，就拐进饭堂找了两个碗，打了些饭菜，往单身楼走。走到 206 门外，雷米多听到李午正与老婆压着嗓子争执，不可开交的样子。首先是陆梅芊的声音，听起来挺委屈的。

我看你就是不欢迎我来。

说的是什么鸟语？不欢迎的话，早就打电话不要你来了。

那你发什么火？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嘛。

现在说清楚有屁用，为什么早不跟我商量？说辞就辞！吃饱了撑的你，辞什么辞？

陆梅芊的语气软下来，听得出来她在竭力保持耐心。我刚才跟你说过好几遍了。她说，不是我想辞职，是不得不辞职。我不主动辞，还是会把我辞掉……

雷米多听明白了，原来陆梅芊这一回辞掉了工作，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李午发火是因为她没跟他商量，搞他个措手不及。不过听起来陆梅芊讲的不无道理。她在老家一个合资企业坐办公室，资本家说了算的企业要求是很苛刻的，怎么容许你年年请假？且一请就是几十天？有时还可能一年请假超过一次？问题是，像陆梅芊与李午这种两地分居的婚姻，她每年向单位请假是必然的。如此说来，她被单位

蹬掉是早晚的事。那么干脆她主动辞了得了，反正迟早都会随军过来。

里面的争执声渐渐平息下来。

这一对称得上青梅竹马，结婚前谈了六年恋爱，从李午入伍直到军校毕业分配。结婚后两个人一年难得见几天面，不见面的时候，就成天“电话诉衷肠”。电话里腻腻歪歪的，净是些酸到牙根子的话。一旦他们见了面，却总是三分钟不到就干仗。当然，通常又是三分钟不到就又恢复风平浪静。

刚才他们嚷嚷时一直扯着嗓子哭的儿子李大笑突然哭得更凶了，嗓子扯得跟20米长的竹竿似的。只听陆梅芊说，喂！笑笑饿了，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没问你呢，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没锅没灶的，怎么吃饭啊？

李午闷声闷气地说，有地方给你住就不错了。你这么有本事，还要吃东西？

陆梅芊吱吱直乐。你这个人呀！我是真的饿了。

她话音未落，只听李午哎呀大叫一声。想必他的胳膊或身体更为要害的某个部位被狠掐了一下。雷米多不失时机地在门外用筷子敲门，给屋中人某种提示。屋里噤了声，门开了。雷米多端着那两个碗进得屋去。屋中央有一摊新鲜水渍，闻着有股淡淡的童子味，想必是李大笑的杰作。越过这摊尿，将端得手发酸的两碗东西放到床头柜上，他跟“军功章的一半”简单寒暄了几句，抱了抱李大笑，识趣地告退。出门后便听陆梅芊在挪揄，你们平时就吃这个？跟水煮的有什么两样？李午说，凑合着吃。我们天天这么吃，也没见谁吃死。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贾科带着宣传科的干事们去看望陆梅芊。贾科叫贾明贵，因为那个家喻户晓的谐音暗示，大家管他叫贾科。贾科，假科，听着也挺哥们儿义气的。宣传科的干事有四个，其他两个干事，一个是比雷米多和李午小几岁的新闻干事卿钦；还有一个是见着谁都爱耍个小可爱，去年刚从军校毕业的女学员何莓。贾科叫何莓

去服务社买了一大方便袋儿童食品，几个人浩浩荡荡走进 206 宿舍。

许多人都说宣传科的干事比较活跃，这话用在卿钦身上是恰当的。卿干事一进屋就问李大笑的“小鸟”在哪里。李大笑疑疑惑惑地将小小的手指指向卿叔叔说的“小鸟”所在部位。卿干事一把将李大笑抱到何莓面前，叫李大笑请求何阿姨检验他的“小鸟”是否货真价实。何莓笑叱卿钦，不理睬这个活宝，转过身就一把握住陆梅芊的手，说，嫂子好年轻，一点都看不出是结过婚的人。陆梅芊转脸对李午说，你们这个何干事真会说话。

气氛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李午要不到房子的情况贾科是清楚的，因为一直没帮上忙他挺过意不去的。他关切地向李午询问以后的吃饭问题。李午从卿钦手里接过李大笑，怪笑一声，把脸凑近李大笑，说，不行我弄个煤气灶在走廊里架上，就这样干！行不行啊儿子？贾科说，这样弄不太好吧，这是单身宿舍楼，不但楼里住的单身干部有意见；烟熏火燎的，后勤管房子的人也不会同意。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李午撇嘴。不说着玩还能怎么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天我去饭堂打饭回来凑合着吃吃就行了。贾科说，吃一顿两顿可以，每天这样打饭来打饭去的不烦死了？饭堂里的伙食也不怎么样，我们大人吃，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孩子天天这样吃会营养不良。我看归根结底还是得找房子。哪怕就是一个小单间，带着厨房和卫生间就行。李午无声地笑了。他是那种人，在某些时候，比如人多嘴杂的情况下，每当大家讨论严肃的问题，他脸上的表情就会越来越不严肃。他说，操！营房科那几个鸟人就是不给，我知道还有空房子的。贾科沉吟半晌，挥了挥手，你们先将就着吧，实在不行，我给你去找领导要要看。李午发出短促有力的一声阴笑。算了！回头再说吧，我心里有数。又寒暄了一会儿，大家告辞。贾科转头对陆梅芊说，听说这次不走了？以后多支持我们宣传科的工作。说完领着大家蜂拥而出。

陆梅芊叫雷米多留下，说有事要跟他讲。

给你看个好东西。陆梅芊飞快地把包拿到地中央，拉开拉链。

雷米多与她还算熟。陆梅芊不是第一次来队。当然，以前有时能

找到房子住，有时也是住宿舍。不过那时候雷米多还没住进 206。那时候住在 206 的是另一个后来调走了的干事，也是两地分居的“业余单身”。据说遇到谁的家属来队无处可住，也必得把另一个人扫地出门。

陆梅芊叫雷米多坐下，变魔术似的掏出两张照片。我说过要给你介绍个女朋友的，上次就想着给你带来，但是忘掉了。她似乎比应该迫不及待的雷米多还要迫不及待。过来看看喜不喜欢。雷米多接过照片，看到的是一个穿着戏装的女孩。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些戏装相片总是美不胜收的，男性京剧演员不是也能扮得跟超级仙女一样吗？他略审视一番，并不觉得照片里的女孩有什么特别。陆梅芊说，是个戏剧演员。越剧。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告诉你，这种扮相是青衣。

雷米多这才意识到陆梅芊介绍给他的女孩原来是李午的堂妹李玉。李午曾经跟他说过，他有个堂妹在剧团唱青衣。说话时总是赞不绝口的语气。雷米多将另一张照片从底下抽上来，这次看到的不再是个假模假式的超级仙女，而是个充满人间气氛的甜妞。女孩靠在一棵树干上，背景被虚化，五官和表情被无限清晰化。他立即想到粉色的花蕾和刚用洗洁精洗过的水果。心里一动，他暗自嘀咕：不错！陆梅芊说，把照片收起来。戏装照后面有手机号码，感觉好就给她打电话。男人要主动点。雷米多！我已经跟李玉介绍过你的情况了，她好像对你挺感兴趣呢。雷米多把照片放进上衣口袋，奇怪地，他的头忽然有点发涨，那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感不合时宜地再次袭击了他。

即便上一年，也就是雷米多 28 岁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怎么把心思放到婚姻大事上。从另一个角度看，部队嘛，适合生长爱情的土壤稀缺，加上他脸皮薄又不喜张扬的个性，所以他过往的生活里并没有出现过可以激发他对未来的婚姻、选择的对象去作一番深思熟虑的机遇。但现在情形大变：他已经 29 岁了——29 岁！听着是个多么不祥的数字。每到世纪末，人们心里的恐慌和坠落感总会不同程度地加剧。30 这个飞跃性的整数的迫近，带给他人生已到世纪末的错觉。

自打过了 29 岁生日后，雷米多时常会想到流逝、死亡、成败、婚姻、梦想的实现，等等这些他从前未及深思过的命题。有时他心里会生出莫名的烦躁。就拿婚姻这事来说吧，一个人如果 30 岁了还没有个属于自己的窝，总免不了会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回到办公室，雷米多打开抽屉随便将李玉的照片扔了进去，拿出打火机点了根烟坐在那里，越过窗户，瞪着这个旅级机关阔大的院子发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抽屉把李玉的照片取了出来。这回看得很仔细，时间超过了三分钟。

2

李午家属来队前后的那几天，宣传科不是很忙。这个旅级部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新兵，每个公历新年到来之前，新兵们脱下五颜六色的衣服，换上清一色的蓝军装，从全国各个省份会集到该旅下属的几个团级训练大队，经过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和六个月的专业训练，再以专业技术兵的身份分配到四面八方的各个部队。每个部队都由自己的特点决定忙闲的时段，这个部队最忙的时期有三段：新兵入伍期、入伍训练和专业训练转换期，以及专业兵分配期，每年的 5—8 月，是部队相对轻闲的时候。眼下正是部队刚刚疯忙过一阵，适合喘上几口气的时候。宣传科历来比别的部门要轻松活泼些，在这样一个工作的淡季，科里的干事们更有理由抓住机会喘口气了。

这天上午上班不久，宣传科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嗒！停一下。嗒嗒！听起来不像首长们在敲，首长敲门才不会这么犹犹豫豫，他们都咣咣的。不过也不排除个别首长内心深处藏有不自信。近门的卿钦过去开了门，蓦然看见干部科刚调上来不久，和何莓一样，去年刚从军

校毕业的年轻干事沈卫卫羞羞答答站在门外。请进。卿钦悻悻说着，扭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沈卫卫最近有事没事老往宣传科跑。

沈卫卫腼腆地往里走，直走到沙发那里。沙发旁边正好是何莓的办公桌。沈卫卫坐在那里，脸露憨笑，目光不指向何莓，只在何莓之外的人体间蹦跶。

办公室里除了何莓，目前就只有雷米多知道沈卫卫在追何莓。这也是何莓亲口对他说的。何莓到宣传科时间不长，还不到一年。像她这种刚出军校门的女孩子对部队的一切都懵懵懂懂，从她的角度看，雷米多大概是宣传科几人中最适合她倾诉的对象，所以心里一不通畅的时候便对他不耻下问，他通常耐心解答，时间长了她对他甚为信任。他们就这样超越了性别的障碍，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坐在那里的沈卫卫不着边际地说，你们宣传科就是热闹。搞不清楚他在跟谁说话。他又说，看你们科这么热闹，真想调到宣传科来。这次对象清楚，是跟贾科。贾科说，小心被你们科长听到了，扁你！沈卫卫呵呵笑。

雷米多觉得沈卫卫挺滑稽。明摆着他来到宣传科是因为何莓，可又做出一副无视何莓存在的笨样子，顾左右而言他。难怪何莓不喜欢他。

何莓在沈卫卫面前很拽。女孩子在部队都是奇货可居，即便上大学时那些一下子就会被滚滚红尘淹没的姿色平庸的女孩，到了部队照样会被推到风口浪尖。部队里心急火燎的未婚男青年多着呢，所以这帮姑娘在追求者面前摆摆架子也在所难免。更何况何莓模样儿长得不赖，条儿正，五官生得大气，兼又气质不俗，仔细看浑身哪儿都是标准靓女的绰约风姿。

很显然何莓更是无视沈卫卫的存在，并且沈卫卫的到来似乎影响了她的情绪。过了一会儿，她用力摁了一下鼠标，关掉电脑，扭腰送胯，像一棵迎风摇曳的国家一级保护树木一样，在沈卫卫期期艾艾的目光中走了出去。仅一秒钟过后，沈卫卫站起来，说，你们忙，下回我再来打扰。

星期天早上，雷米多打算睡个懒觉。自星期三搬出宿舍，算起来在办公室睡三晚了。尽管机关不是每个工作日都要集体出操，但只要是工作日，他就不敢在办公室久睡。办公室终究是严谨的场所，所以雷米多必须在起床号拉响之前起来，早早地把被褥收拾到柜子里去，再把沙发重新折回，将因睡觉而弄乱的办公室整理一通，一切恢复原貌。然后赶紧洗漱吃早饭，准备上班。今天就不必搞得那么紧张了，反正是周末，料想也没人来，就放心大胆地睡一觉吧。

正做着梦，猛听得钥匙在锁孔里捣来捣去的声音。雷米多一时还以为睡在宿舍里，梦见同室李午有天晚上因为赶材料加了整晚的班第二天一大早才从外面回来，把门捅得格登格登响。他心想烦不烦哪！继续着春秋大梦，不予理睬。门开了，有人尖叫，天哪！你怎么睡这儿？

雷米多到底从军多年，立即警醒何莓驾到。这儿是办公室，怎么说现在他都有点不雅。他索性窝在被子里装睡。

米多多米多多！喂！米多！何莓大声嚷嚷起来。她是用简谱的发音喊雷米多的。

雷米多和何莓太熟了。他的名字还可以这么叫，完全是何莓的独家发明。有一天，何莓在办公室叫雷米多，突然发现雷米多这三个字连着一一起叫特别有音乐感。何莓便问，雷米多你父母是搞音乐的吧？雷米多说，我父母搞音乐？何莓说，要不怎么给你取这么个洋名字，喏！哆来咪发少啦西。雷米多说，洋什么？土得都掉渣了。我老爹老娘是道地的农民，穷怕了！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家里米缸里的米多一点，再多一点，就是这么回事。

何莓找了本书往雷米多头上一扔。雷米多你别装睡了，快起来我跟你讲个事。雷米多睁开眼，看到何莓穿着作训服站在那儿。到底是底子好，就算穿这种男女不分的作训服人家也能穿出型来。他说，什么事？何莓说，你先跟我汇报一下你怎么睡这儿了？雷米多说，你不知道？舍己为人见义勇为啊。李午家属来队，我把宿舍让给他们了。

你一见义勇为就吓我一大跳。何莓说，我还以为办公室没人呢。雷米多说，你到办公室来干什么？何莓踮起脚尖往窗户外面望了一眼。唉！那个疯子——她吐了吐舌头，意识到什么——我先出去一下，你先穿衣服起来，我再跟你说。

雷米多穿衣完毕，何莓重又进来后，他这才发觉她脸色不好，像是刚刚动过肝火。烦人！昨天晚上把我气坏了。那个人昨天晚上深更半夜跑到我宿舍楼下面喊我……

何莓的宿舍和雷米多他们的宿舍不在一起，机关只有零星几个女军官，何莓和旅医院的女军医女护士女兵们住一幢楼。雷米多明白何莓所指的“那个人”是沈卫卫。何莓说，昨天晚上都11点了，他在外面喊我，声音那么大，全医院的人肯定都听见了。喊一声我不回你就赶紧走人嘛，他倒好，喊个没完。气死我了。到后来见他实在不走，没办法我就出去了。他跟我说什么周末了我请你出去吃烧烤吧。烧烤有什么好吃的？我把他狠狠骂了一顿，吓唬他说你再不走我就打电话叫纠察了。他嘿嘿嘿在那边傻笑，说那我就不喊了，明天陪你出去玩吧。话都不会说！陪我去玩？我要他陪？神经病！

雷米多看着何莓学着沈卫卫的语气回述这桩“夜半求爱事件”，心里不是很明白她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女军官和男军官就是不一样，那么多的男军官成天愁着找不着老婆，女军官恰好相反，成天为因男人的追逐烦恼。雷米多逗她，沈卫卫不挺好的嘛，长得也帅。人家对你那么痴情，就给他一点机会嘛。说完觉得自己这话听着有点不怀好意。何莓说，我才不喜欢长得帅的呢。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何莓作思索状。奇丑无比的。比成奎安还丑的那种。

雷米多忍住笑。那可是高难度。这年头要找个丑八怪比找个帅哥难多了。

何莓终于大笑起来。难什么？这儿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吗？

雷米多作恍然大悟状。丑八怪配丑八怪倒是天造地设。

雷米多和何莓无论年龄或军龄上差距都太大，因此彼此可以无所

顾忌地开玩笑。他不会因为何莓跟他无话不谈就傻到认为何莓对他有意思的地步，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所以他永远不会对何莓心存杂念。反过来讲，正因为何莓认定雷米多不会成为她无数追慕者中的一个而使她烦恼，所以她才会对雷米多产生信赖感。

何莓说，说正经的，那个人今天一定会到我宿舍去找我。所以我一大早就跑办公室来了。她边说边随意向窗外一望，立即惊叫起来。你快来看。这人真是神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沈卫卫的头在门外晃了晃，接着颇为犹豫的一阵敲门声响起。门吱的一声响，沈卫卫憨笑着走了进来。看得出来他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头发打过者喱水，T恤和牛仔裤都是今年夏初刚上市的所谓改良过的新款。不过眼下是6月份，在这个北方城市，天气乍暖还寒着，他穿得这么凉快似乎操之过急了点。这回沈卫卫又故意将何莓视若不存在，目不斜视地走到雷米多旁边。雷干事你睡这儿啊？真是个可怜的小伙，他还以为雷米多不知道他的事呢，断不会想到何莓已经把他卖了。雷米多说，是啊，你也这么早？突然就对沈卫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情。他走到门背后，拿起脸盆，说，我去洗个漱，你们聊吧。沈卫卫正待说什么，一回头，发现何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蓦地变得不知所措，对从门背后走出来的雷米多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你忙你的。转身跑了。

雷米多端着脸盆站到窗户旁，打开窗眯起眼睛向外探看。他看到何莓已经走到接近办公楼拐角的地方，不久沈卫卫奔跑着追了上去。何莓突然立定，转身。有什么事吗你？沈卫卫刹车不住，撞到她身上。他连忙闪到一边，摸着后脑勺，小心谨慎地说，不是昨天说好陪你出去玩的吗？噢，不是不是，是陪我。何莓说，抱歉！今天我有别的事。说完快步往前走。沈卫卫忙不迭地跟上去。什么事啊？

我要睡觉。

嘻！别骗我了。你是不是跟雷米多谈上了？是跟他约好了吧。

对呀！我昨天还跟周润发谈了呢。

沈卫卫酸不溜地说，难怪！刚才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何莓猛地停住，气势汹汹地转向沈卫卫。雷米多站在窗户这里，听得清楚极了，只听得她大声呵斥，你这个神经病！我告诉你沈卫卫，你脑子有病你知不知道？

何莓的嘴巴利落起来比刀子还快，容不得沈卫卫插上半句话，再说沈卫卫已经被何莓突如其来的气势慑住了。何莓说，我可跟你说最后一次，以后半夜三更的别再跑到我们宿舍楼丢人现眼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听见没有你？说完撇开沈卫卫，疾行而去。

雷米多看着楼角这对 20 出头的小军官，奇怪地，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被时间遗落在角落里的人。他想如果现在换了他喜欢上一个女孩，绝对不会有沈卫卫那样大的精神劲儿。一个男人怎么都得有点自尊吧，犯不着那么低三下四的。况且，聪明的男人都该知道，你太把一个女孩当回事，她就特别容易跟着拽起来。正想着，只见沈卫卫回过身，向何莓反方向跑了起来，低着头，一步紧着一部地往前闯。看得出来，这回他也火了。

雷米多端着脸盆穿过空寂的走廊到水房洗了漱，再回到办公室，他找了根烟在办公桌边坐了下去，无法排遣的空虚感水一样缠住了他。很快，他烦躁起来。打开窗，他看到的是春末夏初无比空阔的机关大院。越过大院左侧并不密集的一块小树林，他的目光落在训练四大队的新兵宿舍。休息日，新兵们紧张的专业训练生活暂停，这些年轻的孩子得以走到他们的宿舍楼下聊聊天洗洗衣服。雷米多看到三三两两的新兵在他的视线尽头扎堆打闹，但站在这里，却听不到他们的任何声音，这令他觉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与他是隔膜的。他就这样在窗户后面站了许久，空落的感觉浩浩荡荡地席卷了他的整个身心。

3

雷米多决定去看看李午一家，中午顺便请这一家人到外面小饭馆吃个饭，算是尽尽人情。再说周末对他这种光杆司令来说实在是个累赘，还不如上班呢，上班日可以和大家在办公室里逗几句乐，周末就只有自己左眼瞪右眼发愣了。到这一家三口那里去蹭点人气也不失为一种打发周末时光的方法。

贾科放了李午几天假，这几天李午没去上班。老婆孩子如神兵天降，他之前什么都没准备，这几天他要上街买点或者四处搜罗点家庭生活必需的东西。

10 点来钟雷米多来到 206。雷米多惊觉从前的双人宿舍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一个杂货铺。先前屋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不知道李午从哪里搞来的旧柜子，基本如此。现在，除此之外，屋里堆满了众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硕大的行李包、纸盒子、男式女式的大大小小的鞋、布狗熊之类的儿童玩具、碗和瓶瓶罐罐什么的，等等等等。头顶上还拉着一根背包带充当的晾衣绳，一头系在门框上，一头系在窗框上，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衣服间醒目地挤着两只委屈的胸罩。

雷米多走进来，立即闻到一股由方便面味、湿衣服味、汗味、体液味特别是童洩味混合而成的怪味。他不由想，同样的一间屋子，当它从宿舍摇身变成一个家，一切随之混乱。陆梅芊满脸歉意地叫雷米多坐到床上。雷米多坐了。陆梅芊给他倒了杯水。雷米多问李午呢？陆梅芊说大院里一个什么人说他有个旧饭桌用不着了，李午在四大队找了几个新兵协助他去搬桌子了。做饭的地方还没落实，把饭桌先搞

过来再说，这一家真是摆好打持久战的阵势了。

雷米多望着满屋狼藉，正想对陆梅芊说一些安慰的话，陆梅芊却关切地问他给李玉打电话了没有。看来未婚者在已婚者面前永远只能充当被关心的角色。雷米多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陆梅芊说，赶紧啊！人家李玉可是有很多人追的。这么大一个男人的，你还不好意思吗？雷米多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打岔说，这屋子太小了，是吧？陆梅芊说，你是说太乱了？还说呢，昨天上午来了一大堆人检查卫生，当时李午不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你们部队这地方我真搞不懂。

雷米多明白了，陆梅芊说的是星期六上午训练部例行的内务卫生大检查。觉察到陆梅芊欲言又止，便问她，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昨天上午李午一早就上街给笑笑买奶粉去了，我和笑笑两个人没事就在床上躺着呢。大概8点半的时候，我听到楼梯传来轰轰的脚步声。跟着一群人呼啦啦上楼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检查卫生的。他们走几步停几步的，讨论着什么。一会儿就走到这屋子门口。我听到一个人说，这是谁住的屋子？不是早就规定宿舍门上的玻璃不许用纸糊起来吗？怎么又糊起来了？后来我才听李午说，原来宿舍门上装玻璃就是为了方便检查卫生的时候看得清里面。我哪知道啊？我那天一来，就把它给糊上了。你说我们住在里面不糊上怎么好意思啊？李午当时也没叫我别糊啊。然后他们就在外面乒乒乓乓敲了起来。我紧张得要命，赶紧把衣服穿好，但是又不敢去开门。我觉得要不是笑笑哭出声音来，他们肯定敲一会儿以为里面没人就走了。没想到笑笑给吓得大哭起来。这下他们就敲个不停了。没办法我只好大着胆子开了门。外面站了一大群人。肩上都挂着星牌。最大的两杠两星。还好那个两杠两星挺好的，说“怎么里面还住着家属呢？这是谁的家属啊”？还对笑笑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不是大灰狼”，然后再没说什么就走了。不过说真的，他们敲门的时候，真把我和笑笑吓得半死。李午这人也怪，他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跟个聋子一样，吭都没吭一声。

陆梅芊讲完，雷米多恍然大悟。他忽然觉得这事情有那么点不对